諸子平議

諸子平議卷二十七

德清俞樾

賈子一

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過秦上

樾謹按史記無北字是也文選有北字而李善注引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亦無北字蓋要害之郡即指成臯之險在東不在北則北字衍文也

合從締交相與爲一

樾謹按明吉府本作相舉爲一舉與古通用作舉者

必古本也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樾謹按吉府本守上有而字疑勁弩上闕一字下句云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此句良將與信臣精卒對勁弩與利兵對必更有一字乃與陳字對也此字偶闕後人誤以良將勁弩四字對信臣精卒四字遂覺而字無謂輒删去之矣吉府本有而字猶可推尋其迹然所闕者何字無可據補也

俛起阡陌之中

樾謹按俛當從始皇本紀作倔字誤作俛而陳涉世

家遂作俛仰矣阡陌亦當從史記作什伯十人爲什百人爲伯以軍法言卽上文所謂行伍之閒也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

樾謹按致字衍文萬乘當從史記作千乘區區之地言其地之小也與序八州相對千乘之勢言其勢之弱也與朝同列相對序者次弟之也陳涉世家作抑蓋字之誤因而始皇本紀又誤爲招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　過秦中

樾謹按與民更始四字當在不行此術句下

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

樾謹按此本作故先生覩終始之變覩字誤分爲者見二字亦猶禮記祭義篇分覵字爲閒見二字矣

循津關 過秦下

樾謹按譚本循作修是也修通作脩因誤作循耳

案土息民以待其弊

樾謹按案土無義案當從史記作安土乃士字之誤吉府本正作士言安息其士民以待諸侯之弊也

臣故曰時且過矣上非蚤圖疑目歲閒所不欲焉 崇首

樾謹按閒乃聞字之誤疑猶恐也禮記雜記篇皆爲

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是矣且猶將也淮南時則篇需且發聲高誘注曰且猶將也是矣疑且歲閒所不欲焉猶曰恐將歲閒所不欲焉上文云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閒所不欲即指此等事而言然謂不逆圖之則此等事恐無歲不閒也閒與閑形似致誤儀禮士虞禮篇鄭注曰不言養禮畢於尸閒嫌又曰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閒其義或殊兩閒字今皆誤作閑辯見羣經平議此文閒誤作閑正與彼同盧氏文弨不能訂正反謂此十九字不成文理而刪去之謬矣匈奴篇云疑將一

材而出奇厚贄以責漢此云疑且猶彼云疑將可以互證

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

樾謹按古府本建本並有此十六字在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句下當從之且謂天何四字爲句天即天時也上云時且過矣上弗蚤圖故此曰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八字爲句奇之言奇羨也奇嬴也史記貨殖傳曰時有奇羨漢書食貨志曰操其奇嬴是其義也言漢與諸侯王比權量力亦不甚奇嬴而欲諸侯王數數受其制豈可得也此乃賈子原文班固

删去之而後人依漢書以删賈子故潭本無此十六字盧氏謂其不成文理從潭本削去是讀漢書非治賈子也

臣聞之自禹以下五百歲而湯起 數寧

樾謹按漢書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即接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云云文氣脗合今以臣聞之自禹以下至又將誰須也一段橫隔其中殊不可通若移在篇首臣竊惟事勢之上則文理俱順矣蓋由後人依漢書删去此段而校補者又不當其處耳

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

樾謹按恠字難通明吉府本作何怪矣當從之怪猶異也言何其異也蓋過五百歲而聖王不作可怪異之甚也作恠者形似而誤

臣觀竟大知迺竊月是以亂業將危勢

樾謹按是當爲足下文貪穀之法固自以是盧校曰是當爲足正與此同誤

因請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

樾謹按自此以下凡用因字耳字者十其句法皆同班固刪改以入漢書大失賈子之眞當以此書爲正後人習讀漢書不覩賈子原文故亦無襲用此句法

者或反以爲誤失之

因觀成之廟爲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亡極耳

檝謹按此當作爲天下太宗承天下太祖與漢長亡

極耳天下二字誤在漢上義不可通

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 潘傷

檝謹按立字絕句其身以子句當有闕文蓋謂奪之

其身以與其子也盧校謂當作其身而天子將何失

非是

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姑天下 雖危無傷也則莫

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徵最大者反最北 潘遷

樾謹按盧校本删此四十一字非也此與上文欲令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反覆相明其云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則又起下文也下文大都篇曰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與此句正相接盍賈子原文本是一篇也後人割而分之盧氏遂疑其語氣不了矣

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大都

樾謹按謀當爲媒古字通用權重篇曰亂媒曰長是其證也審微篇曰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

也遺謀亦當爲媒妬言由亂言媒語意相近

以皇帝所在宮法論之 等齊

樾謹按建本作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非也上句云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則此句當作皇帝所在宮明矣兩所在字正相應也盧校本反從建本作在所殊誤

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

樾謹按明吉府本作諸侯之言曰令儀之言是也儀之言句雖不可解必是古本如此後人因上文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遂臆改之曰令儀令言是

也使與上文一律然合儀令言亦仍不可解當從古本而闕疑

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胎疑

樾謹按名號異下當疊名號異三字本云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名號異則權力異以下諸句皆同古書遇疊句多省不書止於字下加二小畫識之傳寫奪去耳建本於則死喪異下又加則字是誤於則字絕

句矣

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益讓

樾謹按卒乃立字之誤其欲有立也類良有七字爲句葢言吏民苦屬漢欲有所立者多有也類乃語詞良猶甚也良有卽甚有也漢書作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卽本此文而潤色之耳屬莡篇云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逃而歸諸侯類不少矣可與此篇互證所至二字屬下句讀

今所侍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

樾謹按恃之下脫二國耳三字皇太子亦恃之二國耳謂亦恃此二國耳之猶此也上文曰陛下所恃以爲藩扞者以代淮陽耳又曰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與此文相同可證

天子無可以徼倖之權五矣

樾謹按天子當作天下吉府本不誤

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樾謹按此本作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下文云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即承此而言可據訂也又按漢書盡

而比上有地字此亦當有傳寫奪之

特賴其尚幼倫媛之數也 制不定

樾謹按倫乃倫字之誤媛乃緩字之誤倫緩者言其緩之而已延本誤作倫媛其字形尚相近譚本作倫媛則彌遠矣

所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

樾謹按此當從漢書作皆衆理解也象即衆字之誤

周襄王出逃伯闘 審徵

樾謹按周襄王出居於鄭左傳以爲避大叔帶也而此以爲逃伯闘乃古事相傳之異宜袁出之以廣異

聞闘卽屬之俗字

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 階級

樾謹按弛讀爲褫說文糸部褫繫褫也聞命而自褫者聞命而自繫也故下曰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據說文弛或作㢮與褫同聲故得通用師古注漢書曰弛廢也自廢而死無論自廢而死不得但謂之自弛且與下文大罪之聞命自裁何別乎

慮非顧行也 俗激

樾謹按慮猶無慮也古人常語慮非顧行也謂大氐非顧行也建本慮下衍念字乃淺人不得其義而妄

熠下云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撥牕戶之簾亦言其大氏如此也潛本作利亦淺人改之

攻擊尊者爲賢貴人譽究盜者爲悊時發

樾謹按攻當作工貴人疑衍文貴卽賢字之誤而衍者因又衍人字耳悊乃折字之誤故潛本作圻圻與折尤相似也譽究盜者爲折折讀爲哲古字通用尙書呂刑篇折民惟刑墨子尙賢中篇作哲民惟刑是也爲哲與爲賢同意下云諸侯設諂而相飾設輹而相紹者爲知知亦哲也諸侯二字未詳疑衍字

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

樾謹按下出字衍支倫踰等三字即在上出字之下本作今俗侈靡以出倫踰等相驕以富過其事相競傳寫脫倫踰等三字補者誤箸句下又衍一出字耳

民不爲奸而貧爲里毋也

樾謹按毋當作侮言爲里人所輕侮也下云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語意相近

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塊瑋

樾謹按周疑害字之誤害用者害於用也下文云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

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

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

樾謹按用一歲當作用之宐一歲與作之宐一日相對爲文作之費日用之易弊兩文亦相對其中閒不當有挾巧二字此二字當在不耕而多食之上謂其挾巧伎而不耕作反多食農人之食也

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

樾謹按公得冒主者謂顯然得冒主也漢書吳王濞傳公即山鑄錢胡建傳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注竝曰公謂顯然爲之也是其義也夫人務侈謂人人

務侈也襄八年左傳夫人愁痛杜注曰夫人猶人人
也是其義也
曰爲大夫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 韓產子
樾謹按建本如此潭本無夫字然夫字非衍文但當
移在曰字之上其文云夫曰爲大 句 治 句 可也 句 若
爲大 句 亂 句 豈若其小盜此因獻計者類曰無動爲
大耳故以此破之無動是一 說爲大又是一 說上文
云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乃破無動
之說也此云夫曰爲大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
乃破爲大之說也賈子以爲獻計者但知爲大耳爲

大而治誠可也爲大而亂則豈若爲其小乎文義甚
明盧本刪去此十五字則上文有無動爲大兩說此
但破無動一說於文爲不備矣

進計者猶曰無爲

樾謹按上文云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
可以振天下之亂者何等也夫曰爲大治可也若爲
大亂豈若其小盡舉獻計者之說而一一破之也此
文當云進計者猶曰無動爲大方與上文相應乃云
進計者猶曰無爲則旣遺爲大一說而上云無動此
云無爲亦殊不合矣蓋賈子原文本作無動爲大班

固刪節遂成此誤不可不正也

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壹通

樾謹按所謂卽所爲也古書謂爲字多通呂氏春秋恃君篇凡吾所爲爲此者趙策作所謂史記蕭相國世家上所爲數問君者漢書作所謂此文用所謂正賈子之原文盧校云本作所謂誤今改正則失之矣上文云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所謂亦所爲也盧氏何不改乎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

樾謹按自此至陛下柰何久不正此與前段罷關意

不相承當合下屬遠篇爲一葢壹通篇之文至末兼覆之義不便而止天子都長安以下卽爲屬遠篇傳寫者誤劄之非賈子之舊矣

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屬遠

樾謹按不字衍文天下振者言天下爲之振動也今衍不字非其意矣

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彊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

樾謹按盧校疑行勝當作行滕已得之矣自詣當從潭本作自儲吉府本作自諸諸卽儲之叚字也以所

聞三字涉下竊以所聞句而衍慮非假貸自儲非有也言大氐非假貸自儲則無有也非有猶無有耳辨篇曰死而非補猶死而無補也可證此非字之義

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儲也不見得從者

樾謹按盧氏以丞相二字連讀大誤也此以縣令丞連讀相歸休者連讀見字衍文即得字之誤而衍者古得字作㝵闕壞而爲見字校者注得字於下傳寫誤合之遂成見得二字矣此言道路遼遠人不願往縣令丞之歸休者大氐非彊有力即不得從者耳

六七諸公皆無志 親疏危亂

樾謹按六七下又言諸不辭甚矣諸公當作公諸讀爲者古字通用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諸郎者字也禮記郊特牲篇或諸遠人乎上虞禮注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也六七公諸皆無恙猶言六七公者皆無恙後人不達其義涉下文屢言諸公因誤倒之耳漢書正作六七公者可證

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者

樾謹按白虎通諫諍篇曰宰制也故此以宰制連文漢書作帝制則與天子自爲複矣

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

樾謹按漢書作誰與領此此即指諸侯而言班固所改也又刪此所謂親也者六字然此句上應臣請試言其親者下起故疏必危親必亂似未可刪盧校從漢書削去則不如讀漢書矣

故禹水九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靑草（憂民）

樾謹按甚也即甚者屬下爲義猶曰甚者野無靑草也禮記檀弓篇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論語陽貨篇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無也並上言古者下言今也是也與者同

求穫年富人不貸貧民且飢

樾謹按年當從漂本作耳吉府本同此言豐歲特末收穫耳然其困已若此

樾謹按倫讀爲輸荀子脩身篇倫儒憚脫楊倞注曰倫當爲輸是其例也言上弗自憂則此憂無可委輸也

上弗自憂將以誰倫

樾謹按歲乃威字之誤此說匈奴事與歲無涉

中國乘其歲而富彊解縣

樾謹按昧利猶貪利也漢書匈奴傳贊昧利不顧師

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匈奴

古曰昧貪也

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人道信爲大操帝義也

樾謹按師古注漢書本傳引此曰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此文人道下奪也字仁人古通帝常形似然上文曰妨害帝義則帝字不誤

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

樾謹按匈奴之使至者是一事大降者是一事若猶及也猶言匈奴之使至者及大降者也禮記內則篇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與此若字同義下文曰隆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又曰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

約致也並與此同

美哉膹炙肉

樾謹按炙肉二字衍文也膹即炙之異文炙從肉從火此變從火爲從賁則以義而兼聲矣故炙亦作爊顏氏家訓曰火旁作庶爲炙是也庶與煮同聲周官庶氏注曰庶讀如藥煮之煮然則膹從賁聲猶爊從庶聲矣讀者以膹即炙肉之炙故注炙肉二字於下以識之傳寫誤合之正文耳美哉膹與醓醢皆三字爲句今衍炙肉二字則與下句不倫矣

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

樾謹按但乃具字之誤具誤爲俱因誤爲但矣下文云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與此同義彼分言之則曰助之具假之樂此合言之則曰假之具樂矣具謂器具樂爲鼓樂非一事也

陛下必時有所富

樾謹按富當從建本作官盧校依他本作富非是官者館之古文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保傅篇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注漢書曰官謂官舍官舍即館舍也此云時有所官猶云時有所館下文云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廚處大囷京廄有編馬庫有陣車並就

館金言可證下文又曰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捫循而後得入官益知此文作寓者之誤矣

皆過其故王虛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

樾謹按王乃土字之誤屬上讀言皆過其故土也虛出其單于或六字爲句或讀爲域說文戈部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域曰或又從土是或本域之正字也出其單于或者出其單于之邦域也虛與無慮同猶大氐也言大氐出其單于之邦域時時賜此而爲家也

上乃幸自御此薄

樾謹按薄讀爲傅謂博戲也莊十二年公羊傳與閔
公博釋文曰博字書作簙然則此作薄者疑簙之誤
矣上文或薄或搏義與此同

具帶服賓餘

樾謹按賓餘卽史記匈奴傳所謂比余也餘余同聲
古字通用周官委人職凡其余聚以待頒賜鄭注曰
余當爲餘是也賓與比亦一聲之轉白虎通封禪篇
賓連者木名也其狀連累相承然則賓連卽比連也
說文目部引詩國步斯矉今詩桑柔篇作國步斯頻
鄭箋云頻猶比也葢頻比一聲之轉矉頻亦一聲之

轉賓得通比猶賓得通頻也國語齊語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管子勢篇曰動靜者比於死比於死卽濱於死也竝可爲賓餘卽比余之證

衆欲無厭恐或斬之

檝謹按斬乃撕字之譌文選長楊賦靡城撕邑李善注引蒼頡曰撕拍取也恐或撕之言恐爲人所取方與上句若虎在後一律漢書楊雄傳作撕卽撕之誤此作斬又撕之壞字矣

大每一鬬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臛炙賣者每物各一二百人

樾謹按大字不誤譚本作夫非也大猶言大率也數齊篇曰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爲紀與此大字正同

闔閭宮故然使專諸刺吴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軻殺秦王政 注難

樾謹按此本云闔閭宮句然故使專諸刺吴王僚燕太子丹富句然故使荆軻殺秦王政然故猶是故也禮記少儀篇曰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管子任法篇曰然故謹杼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荀子大略篇曰然故民不困財韓子難三曰然故忠臣盡忠於公諸書並以然故連文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

詞此文兩言然故正與彼同今作故然則不可通矣

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

樾謹按不億猶不逞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不可億逞是億與逞同義

或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傅職

樾謹按革者戒也文選三國名臣序贊訓革千載李善引蒼頡篇曰革戒也革勸即戒勸國語楚語正作以戒勸其心

德言以揚之

樾謹按楚語作德音以揚之疑此言字誤

天子不姻於親戚

樾謹按古人稱父母爲親戚昭二十年左傳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韓詩外傳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並其證也此本作天子不恩於親戚後人不達親戚之義故易以姻字耳大戴記保傅篇作天子無恩於父母父母卽親戚也

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

樾謹按此本作安而易與下句樂而湛相對爲文隸書所字或作所見魏孔羨碑與而字相似因致誤耳大戴記保傅篇作安如易如卽而也

夜漏屛人而數

樾謹按數者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爲數故數亦爲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蓋稱說者必一一數之故數與說其義得通隱十二年穀梁傳曰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甯注曰累數總言之也然則累數卽累說也屛人而數猶屛人而言盧校未得數字之義故疑其有脫文矣

左臆右臆連語

樾謹按臆讀爲十萬曰億之億左億右億極言其數

之名也

提石之者猶未肯止

樾謹按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以冒絮提文帝索隱引蕭該曰提猶擲也廣雅釋詁石擿也此提石二字之義

以時巡循 輔佐

樾謹按巡乃順字之叚借巡順竝從川聲古通用也循乃脩字之誤循脩二字隸書相似往往致誤荀子王制篇曰以時順脩楊注曰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可據訂正盧校云循卽巡字後人妄增猶未得也

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

樾謹按命字上奪脩憲二字審詩商脩憲命禁邪言息淫聲皆三字爲句荀子王制篇作脩憲命審詩商禁淫聲是其證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七

諸子平議卷二十八

德清俞樾

賈子二

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禮

樾謹按復乃優字之誤言優假尊者使之易中也上文云所以優飽也文義正同今誤作復義不可通旣云以待一發則無再發之事又何復中之有

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

樾謹按還乃遝字之誤小爾雅廣詁沒無也方言曰遝及也沒不遝者無不及也故下所說皆逮下之事

不出頴羅

樾謹按頴讀爲絓大元元瑩篇禍福絓羅正以絓羅二字連文可證也絓從圭聲頴從頃聲而得相通者說文烓讀若冋卽其例矣禮記祭義篇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鄭注曰頃當爲跬聲之誤也然則絓之通作頴猶跬通作頃矣

魚肉不入廟門

樾謹按魚肉之義未詳肉疑育之壞字育下從肉闕其上半則爲肉字矣魯語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罜設穽鄂以實廟庖卽魚育不入廟門之義

擾翻搏摯之獸鮮毒蠚猛蚑之蟲密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樾謹按盧校本於鮮字密字絕句是矣惟未解密字之義密讀爲伏古人書伏字或作虙或作宓故伏羲氏漢書五行志作虙古今人表作宓密與虙宓同聲故亦得通作伏矣毒山句不可曉疑毒字衍文蓋卽涉上句而衍者薄矣二字傳寫誤倒賈子原文云山不蕃草木少矣言山之不蕃草木者少也又云薄鑠乎大仁之化也薄鑠連文猶言灼爍也古音灼與暴近墨子親士篇靈龜近灼神蛇近暴以灼暴爲韵是

其證也而薄與暴聲相同匡謬正俗七引山海圖讚曰暴有薄音漢書宣帝紀注曰薄亦暴也並其證也是故薄鑠卽灼爍也凡形況之辭本無定字亦無定義在以聲求之而已爾雅釋詁毘劉暴樂也柔柔篇毛傳作㬥爍卽此文薄鑠也暴爍本希疏之義而因有光明之義凡樹木茂密則幽希疏則明也因又變其字爲灼爍說文新附灼爍光也許書無灼爍而有玓瓅實則皆後出字耳

㵳然瀸然𤇢以湫容鬠

樾謹按此當從覃本作𤇢以下湫卽瀸之異文不當

重出

喪紀之容怮然愊然若不還

繼謹按還亦當爲遝與禮篇沒不還同誤若不遝者若不及也下云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不足猶不及也

身似不則

繼謹按不則之義不可曉或改爲側字亦非也身自不宜傾側豈但似之而已乎則當讀爲卽禮記王制篇必卽天倫鄭注曰卽或爲則是古字通用故廣雅釋言曰則卽也身似不則者身似不卽也言其身若

不往就之者然故下句曰從容而任

旄如濯絲

樾謹按淮南墬形篇多旄犀高誘注曰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此文旄字當從彼讀方合如濯絲之義

隨前以舉

樾謹按隨乃髓之叚字隨從隋聲與妥聲相近儀禮士虞禮注曰今文墮爲綏特牲饋食禮注曰墮與挼讀同並其證也古無髓字故以隨爲之說詳羣經平議周易執其隨下此云隨前以舉與下句項衡以下

相對為文言拜之時其體必前以舉其項必衡以下也益知隨之為骸段字矣

故能宗揖其國

樾謹按揖與輯通宗疑安字之誤安輯之文史傳屢見漢書段會宗傳使安輯烏孫孫寶傳蠻夷安輯西域傳可安輯安輯之王莽傳安輯海內並其證也

審乎明王

樾謹按淮南子本經篇審于符者高誘注曰審明也審乎明王正以審乎為形況之辭審乎所以擬其明也譚本審作沈非是

故威勝德則信德勝威則施

樾謹按信當讀爲憝周書世俘篇凡憝國九十有九國孔晁注曰憝惡也威勝德則憝矣故曰憝也施者弛之叚字言德勝威則廢弛也

是法廢而威不立也春秋

樾謹按此下有非所聞也四字盧校以爲不類原文而去之此大誤也論衡福虛篇載此事云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然則此文亦必與彼同但奪去以使國人之五字耳當據論衡補

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樾謹按故字衍文論衡福虛篇作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無故字

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

樾謹按視聽乃親德之誤論衡作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是其證也上云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此云天之親德即承上文爲說也廣雅釋詁察至也不可謂不察者不可謂不至也後人不達察字之義疑與天之親德意不相承遂以形似之字易之而爲天之視聽矣

冠挾城堞矣

樾謹按挾讀爲接儀禮鄉射禮兼挾乘矢大射儀挾乘矢鄭注竝曰古文挾皆作接

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

樾謹按戰國策作小而生巨當從之古占驗之辭必有韵巨與下爲韵大與下則非韵矣當據國策訂正

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 先醒

樾謹按靜讀爲靖古字通用尚書堯典篇靜言庸違漢書王尊傳作靖言庸違是其證也爾雅釋詁靖謀也自靖者自謀也韓詩外傳載此文作昔者楚莊王

謀事而居雖與此不同然彼謀字卽此靜字之義

天下服而□御 耳揮

樾謹按上句云上下調而無尤下句云四境靜而無虞則此句所闕亦必是無字矣御讀爲語御從卸聲御從午聲語從吾聲吾從五聲故御與語聲近而得通說文金部鋙或作鋘卽其例也天下服而無語者天下服而無逆也說文午部啎逆也後人不解御字以無御不可通而闕之又或妄補在字更失之矣

飲腑水

樾謹按腑卽腐字移下半肉字於右旁耳呂氏春秋

盡數篇流水不腐然則腐水謂淤積之水楚辭離世篇淹芳芷於腐井兮王逸注曰腐臭也即此所謂腐水矣

請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名寶因閒官爲積

樾謹按官乃館之古文說詳匈奴篇閒官即閒館謂館舍之空虛者上林賦靈圄燕於閒館是也此言請以越國百世之名寶因吳國館舍之空虛者而以爲積故曰因閒館爲積也

稱善累德

樾謹按稱讀爲爯說文冓部爯幷舉也幷舉亦有積

累之義故與累德對文

范蠡負室而歸五湖

樾謹按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古府本同當從之蓋此文言越之君臣皆不善終以明誣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也下文曰大夫種繫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句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然則范蠡負石蹈湖亦是言其不得其死非如蔡澤所謂超然避世長為陶朱者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故箕子窮于商范蠡流于江意與此近古事相傳往往不同卽如子胥為夫差所殺其事甚箸此云子胥見事之不可為也

何籠而自投水然則說范蠡事豈必如世所傳乎

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

樾謹按牧乃狀字之誤言天之處雖高而其聽則甚卑其狀雖若芒芒然而其視則甚察也

寡人朝飢時酒二酟　論誠

樾謹按說文角部觛小觶也酟卽觛字變從角者而從酉耳說文以爲小觶實卽觶之異文觶之爲觛猶鱓之爲鮔也

大夫國士畜我

樾謹按大字衍文也上云夫衆人畜我此云夫國士

畜我兩文正同古人書大夫字或止於夫下積二畫如嶧山碑御史夫二臣德是也故往往相亂晏子春秋問篇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是誤大夫爲夫也此云大夫國士畜我是誤夫爲大夫也雖屬錯譌而尚可見古書之眞別本有作是以者則後人率意妄改耳盧校反謂建本譌非也又階級篇作國士遇我此作畜我義通盧氏必從別本作遇我亦失之拘矣

翟竇國也惡見此臺也 退讓

樾謹按見當作尋古得字也與見相似往往致譌史

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亦㝵字之譌

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聞之者裹糧而至（君道）

樾謹按民聞之者民自聞之也非文王令之聞之也於義殊不可通潭本作令近規之民聞之者贏裹而至吉府本同據此則當於規之絕句近乃匠字之誤干祿字書所載如匝作迊匹作迉匣作[illegible]陋作陃凡從匚之字每變而爲辶然則匠之誤作近亦猶是矣此言文王有志爲臺令匠氏規度之而民之聞之者己裹糧而至矣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此卽所謂

令匠規之者蓋古詩說也因匠誤作近遂改規字爲
境字以合之其句讀舛而義亦全失矣
揄鋏脥雜芷若寅亟視益口笑 勸學
樾謹按此皆以三字爲句揄鋏脥未詳疑揄字讀若
司馬相如傳揄紵縞之揄揄之言引也脥乃帔叚字
此句蓋言衣服之美耳雜芷若者芷若皆香草也列
子周穆王篇雜芷若以滿之正以雜芷若連文故知
此當以三字爲句也寅亟視義不可通寅疑望之叚
字亟則屈之誤字言望屈而視也益口笑者益讀爲
翳堯典之益秦本紀作翳是其例也方言曰翳掩也

嘐口笑郎掩口笑也此數句惟第一句之義尚當闕疑以下三句皆明白矣盧校本疑揄鋏郎陜輸因以揄鋏陜雜爲句並若直取爲句無理殊甚不可從也

昔者南榮跦醜聖道之忘乎已

樾謹按忘當爲亡亡乎已者不在乎己也古人謂不在爲亡禮記祭法篇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荀子正論篇然則鬬與不鬬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淮南子原道篇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和諸書並以亡

與在對是亡猶不在也後人不達亡字之義加心作忘轉不可通矣

鏡儀而居 道術

樾謹按儀讀爲俄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傳曰俄傾貌廣雅釋詁曰俄衺也凡人臨鏡必稍傾衺之然後可以自察故曰鏡俄而居也

反友爲齤

樾謹按齤字無攷說文齒部齤缺齒也讀若權疑即此字蓋相齮齕之意

於理潔潔謂之行反行爲汙

樾謹按隱三年左傳服注曰水不流謂之汙字亦作洿一切經音義八引三蒼曰停水曰洿是汙爲停積之水故反行爲汙也

行歸而過謂之順

樾謹按過當作和古書和字或以咼爲之淮南子說山篇咼氏之璧高誘注曰咼古和字是也賈子原文本作咼後人不識因改爲過矣和與順義正相應

六理無不生也 六術

樾謹按無字絕句言無此六理則不生也

以興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

樾謹按與乃典字之誤

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爲三廟上室爲昭中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

樾謹按此所謂廟非廟祧之廟也呂氏春秋愼勢篇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是王者所居謂之廟也此三廟卽所謂三寢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曰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其說畧同而謂孫從王父母似不若此書所說之善矣

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

樾謹按此本作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小言數之多者由少而加度之大者從小而出也下文曰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豪是故立一豪以爲度始此正度出於小之證建本作數加於小蓋卽下句之小字誤移至上句耳於是下句遂不得其字妄加居字以足句校者雖知上句之當作少而不知移小字於下句則終無以得其義也

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理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道德說

樾謹按盧校本改畢作華而說以周官形方氏華離之地恐未足據其於離字絕句尤誤據下文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則狀字當屬上讀此云理離狀也亦離狀連文不得於離字絕句明矣理離狀卽畢離狀蓋畢誤作里又誤作理耳

未變者道之頌也

樾謹按未字乃夫字之誤

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

樾謹按精乃循字之誤察人之循德之理與弗循十字爲句下文云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

句法與此一律因循字誤作精盧校遂於弗字絕句

下句亦讀至不字絕句殊失之矣

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大攺上

樾謹按此下有闕文以上文例之可見

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

樾謹按謂之不明何當在知惡而弗改下

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

樾謹按衰也當作衰之此云何君子之道衰之數也

下云何天誅之遲也兩文相對數之言促速也禮記

曾子問篇不知其己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此以

數與遲對正與彼同亦當讀爲速下文曰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久也久數對文可知數字之義即可證此句之誤

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

樾謹按曲折而從君上有闕文當有如形一喻然後如景句乃有所承蓋聲響一喻形景一喻不可缺而爲一下文曰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

彼奐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㝵㝵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以後證前知此文將言如景必先言如形其有闕文明矣

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大政下

樾謹按信疑倍字之誤

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

樾謹按此道之政也文不可通當作此道之謂也傳寫誤耳上文云故勸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賂矣此道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

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緐也

繼謹按行下本有政字上若字衍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此云故國也者行政之下復闕減也兩文相承今本奪政字則文不成義矣

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

繼謹按察也二字誤倒侯字衍文士察二字亦誤倒本云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也察國之治句政在諸大夫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下文云君必擇其臣即所謂察國之治政在諸大夫也惟國之治在諸大夫故君必擇其臣也又云臣必擇其所與即

所謂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也惟士之理在其與徒故
臣必擇其所與也舊校本作察國之治在夫諸侯察
士之理在其與徒下句得之上句猶未得又按上句
所謂政在諸大夫者此政非政令之政乃是語詞猶
言正在於此也下文政有命國無君也政有命國無
吏也政有命國無人也又云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
政謂此國無吏也故政謂此國無人也諸政字竝同
論語述而篇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即此文政字

分人而不譐者其惟道矣 脩政語

樾謹按譐讀爲剸說文刀部剸減也字或作[illegible]管子

五輔篇整齊撙詘以避刑戮又或作縛荀子不苟篇不能則恭敬縛絀以畏人撙詘縛絀竝即剝減之義而引申之字異而義同也分人而不譐者謂雖分以與人而其數不爲之減也盧解以譐省釋之則與分人之義不相應矣吉府本譐字下注云音撙

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樾謹按忘讀爲亡大元交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范望注曰亡猶絕也播之於天下而不亡謂播之於天下而不絕也詩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謂德音不絕也國語周語令聞不忘謂令聞不絕也其義竝同

若以本字讀之則胥失之矣

學黃帝之道而賞之

樾謹按賞讀爲償廣雅釋言償復也

帝譽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爲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已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躳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愼此而已矣

樾謹按故士緣黃帝之道至天下亦平矣二十五字

皆衍文也上文載帝顓頊之言云故上繇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矣此文涉彼而衍又改下句黃帝爲顓頊以實其爲帝嚳之言盧氏校親疏危亂篇云佛背小人唯欲篇幅稍流利多得金其知言乎困學紀聞卷二引此書曰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愼此而已矣是王厚齋所見本無此數語且兩條合爲一條亦無下帝嚳曰三字也或疑王氏

所引不備未足爲據則固不然如下文有兩湯曰王
氏引之則云湯曰又曰未嘗并爲一談也若此有兩
帝嚳曰則亦當云帝嚳曰又曰何以并而一之乎
故吾詳取之以徵也
樾謹按困學記聞引此無詳字當據刪
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 脩政語下
樾謹按盧校別本作戰乎當從之上文周武王問守
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故粥子
告以攻守戰三者同器也攻守而戰乎猶大政上篇
云明君而君子乎賈子自有此文法言攻守與戰也

二者並舉以而字連屬之又川平字爲語詞耳上下
文粥子之對並曰唯疑此文唯下亦當有疑字
上下之人等其志矣
樾謹按禮記樂記篇然後立之樂等鄭注曰等差也
周官司勳職以等其功鄭注曰等猶差也然則等其
志矣謂其志有等差也與上文賢不肖之人別其行
矣一義非齊等之謂
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 禮容語下
樾謹按是當爲視釋名釋姿容曰視是也視與是義
本相通故古書或叚是爲視若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

以搏鼠楊倞注曰是蓋當爲視此其證也國語周語載此事曰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此言是彼言視文異而義同矣

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

樾謹按制令當爲制度蓋訓命爲制度訓基爲經故下文曰經制度卽釋基命之義後人不達其意疑命當訓令遂改爲制令然訓令稱制三代未聞制令二字義不相連賈子述叔向之言不當以制令連文也至基之訓勢未聞其義直當爲衍文耳

太宰持斗而御戶右 胎教

樾謹按斗大戴記保傅篇作升盧辯注曰升所以斟孔氏廣森補注以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斟酒說之然穆天子傳佐者承斗而哭郭璞注曰斗斟水杓也御覽七百六十二引通俗文曰木瓢為斗則斗亦未始不可以斟盧氏所據大戴記其作升作斗未可知也且下文云荷斗而不敢煎調則並非斟酒之物孔氏謂持升即持勺義亦未安今按斗與豆音近而易誤考工記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注曰豆當為斗又云飲一豆酒注曰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為斗並其證也疑此文本作太宰持豆而御戶右詩生民

篇卬盛于豆毛傳曰木曰豆豆薦菹醢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執觴觚杯豆而不醉盧注曰豆酒器則與下文不敢煎調文義正合因豆斗聲近而誤豆爲斗又因斗升形似而誤斗爲升均非本字耳

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爲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

樾謹按羞臣領三字及故謂領臣之子也七字竝疑衍文此本云正之禮者王太子句無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句之子朝王太子句是謂臣之子也蓋以上文所說諸禮惟王太子得行之人臣之子皆無

是也故曰正之禮者王太子無臣之子也正之禮者猶云正其禮者之猶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之爲其是也此下云云又申說臣之子之義謂其身朝王者其妻必朝后其子必朝王太子是乃所謂臣之子也因多衍字故文誼難讀耳

威王以齊强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

樾謹按威王在簡公之後不應先言威王之强而後言簡公之殺與上下文皆不一律矣大戴記文與此同惟說苑尊賢篇作威王以齊强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則與上下文一律或賈子原文也

無宏治之民

樾謹按上云無常安之國則此當云無恆治之民恆與宏相似而誤說苑尊賢篇正作恆字當據訂正

使天下之俗失明尊敬而不讓立後義

樾謹按俗字絕句明疑所字之誤失所尊敬而不讓七字爲句盧校於失字絕句而解明尊敬爲明知所當尊敬義未安也吉府本作失開尊敬尤誤